



[苏] 阿·托尔斯泰 著

苦难的历程_下

Road to Calvary

中国致公出版社

苦难的历程

〔苏〕阿·托尔斯泰 著

王成云 杨宝国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难的历程/(苏)托尔斯泰(Tolstoy, A. N.)著;王成云,杨宝国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3辑)

ISBN 7-80179-132-0

I. 苦… II. ①托…②王…③杨… III. 长篇小说—苏联—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47 号

苦难的历程

译者:王成云 杨宝国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24.5

字 数:5831 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179-132-0/1·003

定价:420.00 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两姐妹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1)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8)
第七章	(50)
第八章	(61)
第九章	(69)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2)
第十四章	(101)
第十五章	(111)
第十六章	(120)
第十七章	(126)
第十八章	(128)
第十九章	(132)
第二十章	(137)
第二十一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42)

第二十三章	(146)
第二十四章	(154)
第二十五章	(158)
第二十六章	(163)
第二十七章	(166)
第二十八章	(172)
第二十九章	(173)
第三十章	(175)
第三十一章	(179)
第三十二章	(181)
第三十三章	(184)
第三十四章	(188)
第三十五章	(189)
第三十六章	(201)
第三十七章	(205)
第三十八章	(207)
第三十九章	(212)
第四十章	(216)
第四十一章	(218)
第四十二章	(223)
第四十三章	(227)
第二部 一九一八年	(238)
第一章	(238)
第二章	(254)
第三章	(284)
第四章	(314)
第五章	(331)
第六章	(363)
第七章	(375)

第八章	(415)
第九章	(456)
第十章	(473)
第十一章	(508)
第十二章	(529)
第三部 阴暗的早晨	(532)
第一章	(532)
第二章	(543)
第三章	(551)
第四章	(562)
第五章	(566)
第六章	(575)
第七章	(578)
第八章	(593)
第九章	(596)
第十章	(610)
第十一章	(645)
第十二章	(672)
第十三章	(680)
第十四章	(710)
第十五章	(716)
第十六章	(744)
第十七章	(774)
第十八章	(787)
第十九章	(804)

第 八 章

达莎·捷列金五个月来一直独自住在空空的房子里。伊万·伊里奇在上前线把一千卢布留给了她,但是不久她就这笔钱花光了。幸好还留下一套住房,彼得堡的一位要员原先住在里面,但一个月前就携眷逃跑了,一个机敏的外国人马泰搬了进来,收买家具、绘画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达莎给了他几幅版画、一张双人床和一些瓷玩。这些东西好似留住了熟悉的气味一样,留住了往日痛苦的记忆,而她却坦然地分手了。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她拿卖东西的钱度过了一年中的前两个季度。渐渐地城市变空了。只要坐一个小时的马车,就可以从彼得堡到姐妹河对岸,也就是前线。政府已经迁都到莫斯科。涅瓦河的对面是皇宫的被枪炮打穿了的空窗户。街上没有灯。没有多少民兵会去关心那些必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一到黄昏,一些从前谁也没见过的可怕的人就会出现在街上。他们趴在窗户上窥望、在阴暗的楼梯上乱窜,看看门上的拉手结实与否。只要谁家门户不严实,没有在门上安十个钩子和链子,世界就得倒霉了。一阵令人生疑的沙沙声之后,几个陌生的人便闯进屋子里。“把手举起来!”——接着就冲到户主身边,把他用电线捆起来,接着坦然地把一些值钱的东西都拿走。

城里霍乱流行。草莓成熟时,瘟疫更加猖狂,人们在市场上和大街上抽搐一阵就栽倒在地。到处是窃窃私语。人们预想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将要来临。听说,红军战士都倒戴着帽子上的五角星——这标志着反对基督,又听说施密特中尉的桥上小礼拜堂,外面锁着门,却在里面出现了“白衣人”——这征兆着要发大水。站在桥上的人们指着不再冒烟的大工厂的烟囱——在火红的夕阳里,它们像“魔鬼们的手指”。

工厂都关门了。工人们都去参加粮食征购队了，也有的回农村去了。青草从街上铺着的石头缝里伸出来。

达莎不是天天都出门，就算出去也是赶早去上市场。那些黑心肝的芬兰女人，为一普特土豆能要出两条裤子来。红军战士越来越常出现在市场上，他们鸣枪来逐散这些资本主义的残渣——拿着裤子和窗帘的太太们和卖土豆的芬兰女人。食物一天天地紧张了。有的时候，这是那个马泰把她救了，用些破烂换回罐头和白糖给她。

达莎为了避免麻烦，尽可能吃少一些东西。经常起得很早。只要有线，就把衣服缝缝，或是看看一些标明是一九一三或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书，就是为了能什么也不想。不过，更多的时候，坐在窗户前苦苦思索：更准确地说，她的思想一直围绕于一个黑点。不久前的绝望、惊吓和痛苦——现在这一切好像凝聚成了这个与她毫无关系的硬块——后遗症。她很瘦，像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女孩。她确实感到自己又像少女了，却失去了少女的快乐。

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白昼即将过去，喀琅施塔后面的落日变得越来越红。在五楼上的窗户里能够望得很远：暮色笼罩的空空的街道、黑洞洞的楼房窗户。没有人点灯，也很少有行人。

达莎想：以后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麻木的状态呢？秋天马上就到了，连绵的阴雨，寒风又在大作。柴火也没有了。皮大衣也被卖了。也许伊万·伊里奇会回来……可是，又将是像火炭一样发红的灯，愁苦不堪，毫无意义的生活。

得鼓起勇气来把这种麻木状态摆脱，离开这幢把她活埋了的房子，离开这座即将死去的城市！到那时，新的东西又将出现在她的生活中。达莎这一年来首次想到“新的”。她一发觉有了这种想法，就激动起来，好像透过令人心灰意冷的帷幕之后又闪耀出开阔的灿烂的光辉——这恰是她那次在伏尔加河上的梦境。

紧接着，开始思念起伊万·伊里奇，她开始以一种新的，似姐妹的感情怜爱起他来，惋惜地回忆起他的关怀，他的那些对任何人都

不设防的好心肠。

几下稀落而固执的敲门声在过道里响起。达莎放针和剪刀在窗台上，把正在缝的衣服揉在一块擦着眼泪，然后扔到了沙发上，走过去问——什么人在敲门……

“这里住的是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捷列金娜吗？”

达莎没有回答，从钥匙孔里向外看。外面的人也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对着钥匙孔说：

“我是给她捎来一封罗斯托夫来的信……”

达莎马上把门打开。一个陌生人走进来，身穿一件皱了的士兵大衣，头戴一顶破制帽。达莎怕了，退了一步，双手向前摊开。那人急忙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上帝的份上……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您认不出了？……”

“不，不……”

“库利切克·尼卡诺尔·尤里耶维奇……律师助手。您还记得谢斯特罗列诺克吗？”

达莎把手放下去，细细地打量这张很久没有刮、鼻子尖尖的瘦脸。他那机灵的眼睛周围的皱纹表明他已习惯于小心翼翼，歪着嘴，这表明他的残酷与果断。他像是一只野兽，正在探测有没有危险。

“真的忘了吗？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为您去世的姐夫当过助手，他叫尼古拉·斯莫科夫尼科夫……我曾经追过您，当时您一顿训斥就把我赶跑了……有没有想起来？”他突然笑起来，这是种颇有些被遗忘的“战前的”神态的笑容，达莎想起来了：平平的沙岸，暖洋洋的海湾上布满了阳光的雾露，自己那副“不得碰”的架势，连衣裙上的少女蝴蝶结，已经爱上她的库利切克，但她根本瞧不起这个人……还有高大松树的气味……

“您变得多了。”达莎颤抖地说，把手伸出去给了他。他机敏地托住，吻了一下。他虽然穿着步兵大衣，但一看就清楚，他这些年来一直在骑兵里当差。

“请让我给您一封信。请让我脱下皮靴……请原谅，我把这封信藏在包脚布里。”他瞥了一眼达莎，跟着她进入一间空房子里，坐到地板上，皱着眉，脱着一只肮脏的皮靴。

这是卡佳写来的信，就是在罗斯托夫她交给捷季金中校的那封。

达莎才读了两行，就叫起来，用手托住喉咙……瓦季姆死了！她快速地把信看完。接着又读了一遍。浑身无力的她坐倒在沙发里。库利切克在旁边规规矩矩地站着。

“您见到我姐姐了吗，尼卡诺尔·尤里耶维奇？”

“没有见到。是在十天前一个人把信交给我的；那个人说，叶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离开罗斯托夫已经一个月左右了……”

“天哪！现在她在哪儿？她现在怎样了？”

“很遗憾，没办法打听清楚。”

“她丈夫您认识吗？瓦季姆·罗辛！……阵亡了……卡佳这样在信里说的——啊，多可怕！”

库利切克把眉毛扬了扬。达莎握着信的手一个劲地打颤，他把它接过来，溜了一眼，看到了瓦列里扬·奥诺利告诉卡佳丈夫死亡的那一段……库利切克不怀好意地把嘴一撇：

“我一向认为，奥诺利为人很差劲……按照他的说法，罗辛死在五月。是吧！很奇怪……但好像我后来还见到他。”

“在哪儿？什么时候？”

库利切克这时探出他那凶恶的鼻子，尖锐地盯着达莎。但是，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达莎那扣在一起的冰冷的手指，急得如火的眼睛，清楚地表明，这里是最安全的：她丈夫虽然是红军军官，但她绝对不会出卖他。库利切克凑近了问她：

“只有我们俩在屋子里吗？（达莎慌忙地点头：是的。）听我说，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把心中的秘密告诉了你，就使我的小命掌握在……”

“您是邓尼金的下属？”

“没错。”

达莎捏得手指嘎巴响，困苦地望着窗外——望着那高高的蓝天。

“在我的家里，您不用担心害怕……”

“我相信你……我想在这儿住几天。”

他把这句话说得很坚决，几乎是威胁的口气。达莎把头低下来：

“好吧……”

“但是，您要是害怕……（他退了两步）不会吗？您不会怕吗？（又凑了凑）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您不必害怕的……我很谨慎……只在夜里才出去……不会有人知道我在彼得堡……（他把一份红军证从制帽里掏出来）在这里……伊万·斯维谢夫，红军战士，是真的证件。我自己弄到的……对了，瓦季姆·彼得罗维奇的情况你想知道吗？依我看，有点问题在这里面……”

库利切克把达莎的手一把抓住，紧紧地握着：

“这么说，我们是站在一块了，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好，非常感谢。一切知识分子，一切受折磨、受侮辱的军官，都集合在神圣的志愿军的旗帜下。这是一支英勇的队伍……您会看到：这些白手会拯救俄罗斯。那些野蛮的巴掌，让它们从俄国赶快滚开！温情主义不能再搞了。劳动人民！刚刚我在火车顶上走了一千五百俄里。算是看见了劳动人民的模样了！都是一群野兽！我敢断定：只有我们少数的英雄才真正怀念着俄罗斯。我们要把我们的法律用刺刀钉在塔夫利达宫的正门上……”

达莎不知所措地听着这些话。……库利切克向空中刺去黑黑的指甲，嘴角白沫横飞。大概是坐了太久的火车的缘故。

“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我什么也不对你隐瞒……我被派到北边，是为了招募人员和侦察情况。很少有人了解我们的力量的巨大……你们的报纸下，我们只是白卫军匪帮，很小的一撮，不用几天就可以把我们消灭掉。怪不得很少有军官敢来……但您知

道在庫班和頓河的事情嗎？頓河阿塔曼的軍隊，擴展得如滾雪球一般。……紅軍已經被從沃羅涅日省趕跑了。有人正在攻擊斯塔夫羅波爾……不久阿塔曼克拉斯諾夫就會向伏爾加河進軍，攻占察里津……沒錯，他是和德國人勾勾搭搭，但這是暫時的……我們鄧尼金部隊，正在向庫班南部挺進。我們已經佔領了托爾戈瓦亞站、季霍列茨站和大公站。索羅金被打得七零八落。全部的哥薩克村莊都在喜迎志願軍。我們在白土站一帶進行了一場馬麥大戰，我們前進在堆積成山的屍體上，連鄙人也是浸血到腰。”

達莎看着他的眼睛，臉色因恐懼而發白。庫利切克高傲地笑了笑：

“您認為這就結束了嗎？這只不過是復仇的開始。整個國土將燃起大火。奧倫堡省，薩馬拉省，烏法省，整個烏拉爾，都將燃起大火。農民們將自己組織白軍。伏爾加河中游將掌握在捷克人手中。海參崴到薩馬拉，哪里都是暴亂。要不是德國人，整個小俄羅斯將會團結起來反抗到底。伏爾加河上游的城市全是火藥桶，就差放導火線了……布爾什維克不會再活上一個月，他們根本不值得我放在眼里。”

庫利切克興奮得顫抖。達莎注視着他的臉，這張尖鼻子的臉，在草原的風中灼燙過，在戰鬥中鍛煉過。她那透明的孤獨中忽然被這種火熱的生活闖入。達莎感到太陽穴疼起來，心也厲害地跳動起來。達莎問：

“你們肯定会胜利的。但不能总打仗……以后该怎么办呢？”

“以后怎么办？”他深深吸了几口烟，眼睛眯起来，“以后还得打德国人，一直到胜利，我们将骄傲地参加和平会议，以后再依靠整个欧洲、协约国的共同努力重建俄国，恢复法律、秩序、自由和议会……这些都是未来的事……但现在……”

突然他抓住右胸口，摸了摸军大衣里的东西，谨慎地掏出一块撕成两半的硬纸壳——纸烟盒上的盒盖——摆弄了几下。他又用威严的眼神逼视着达莎。

“我不可冒这个风险……您看，是这样……街上常常有人搜身……我交给您一件东西。”他小心地打开硬纸壳，取出一张名片剪成的三角形。上面有两个字母：O 和 K……“您收好，达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要当做最神圣的东西保存……我教您怎么用它……对不起……您害怕吗？”

“不怕。”

“好样的，好样的！”

达莎莫名其妙地被一种强烈的意志所控制。卷进了所谓“保卫祖国与自由同盟”的阴谋中去。

达莎相信了库利切克的话，甚至每一个字。俄国的爱国者——或者被他叫做的精神骑士——正在为远大的目标而奋斗，让那些厚脸皮的卖土豆的芬兰女人永远灭绝，使彼得堡灯火辉煌，使华丽服装的快乐的人们在街上游逛，而悲伤时，可以戴着小帽，安上一根羽毛，乘车到巴黎去……使夏园里不再会有“蹦蹦蹦”，将使秋风不再呼啸在达莎的儿子的坟头上。

库利切克在聊天时答应她这些诺言。他饿得像狗一般，吃上一半他储存的罐头，甚至和着盐吃生面。天一黑，他就不知不觉地带上门钥匙溜走了。

达莎去卧室睡觉。把窗帘拉上，躺下来，就像在难熬的失眠时常发生的那样，各种形象，回忆，念头，忽然的领悟，热烈的悔恨，一齐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奔凑而来……达莎辗转反侧，伸手到枕头上面，忽而趴着，忽而仰着，……毯子扎人，沙发弹簧把肋骨顶着，床单又落到了地板上……

这一夜太糟了——漫长得像一生一样。达莎心里的黑点又活了，把有毒的根伸向了所有秘密的角落里。但是，怎么会有这些后悔、犯错和犯罪的感觉？她真希望能弄明白！

一直到后来，窗帘都有些青了，各种幻想在达莎的脑中旋转，感到疲倦了，浑身无力，也平静了，这才老实、痛快地彻底责备自己——说得自己一无是处。

她坐起来，把头发用卡子夹住，膝盖上放着裸露的瘦胳膊，思考起来……她孤立，沉于幻想，是个冷冰冰的什么都不爱的女人——再见了，见鬼吧，你不配得到怜惜……你被夏园前的“蹦蹦跳跳”吓坏了，这是活该，那还不够你应该受到更可怕的惊吓……这下你死定了……亲爱的，现在你能够飞翔了，飞吧，飞吧，他们叫你上哪儿去，你就飞向哪儿，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吧……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你只是千万中间的平凡的一个……多大的解脱，多平静的心情……

库利切克出去已经两天两夜了。他不在时，有好几个人来过，全都是高大身材，身穿破西服上衣，神色惶恐，但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俯身对着钥匙说着暗号。达莎把他们放进来。听说“伊万·斯维谢夫”不在这儿，他们并没有走；突然有一个人讲起他不幸的家，另一个人恳求让他抽烟，从烟盒里取出一支发臭的苏维埃造的烟卷，带着法国腔诅咒那些“虾鱼蟹鳖代表”！还有一个人干脆直接告诉她：他早已准备了一条小艇，在陀列斯托夫岛上放着，靠着别洛谢利——别洛泽尔宫，他还从保险柜里把珍宝弄出来了，但在这时候，孩子得了百日咳，一个个地都死了……太倒霉了！……

他们大概都喜欢和这个瘦弱、年轻可爱、大眼睛的女人聊天。临走时还吻了她的手。达莎很奇怪，这些阴谋家都很傻气，好像不太高明的喜剧里的角色……他们都小心地问她：“伊万·斯维谢夫有没有寄活动经费？”归根到底，他们最相信“布尔什维克这件蠢事”很快就会结束。“德国人会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彼得格勒。”

终于库利切克露面了——已是肮里肮脏，饥饿不堪，并且有很重的心事。他说有没有什么人在他不在的时候来过。达莎把情况都说了。他龇着牙：

“这些狗东西！都想来取预付金……什么近卫军！他们的高贵的屁股一刻也离不开沙发，希望德国人来把他们解放：‘报告大人，已经把布尔什维克都吊死了，一切照常……’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编制有二十万人，但真正的精英，有三千在德罗兹多夫斯基

手下，八千在邓尼金手下，我们这里有五千。就这么一点……其余的人都去哪了？他们的灵魂和良心都被卖给了红军……还有人在卖烟卷、熬鞋油……整个参谋总部几乎都投靠了布尔什维克……太无耻了！……”

他喝了点白开水，吃了拌盐的生面，就去睡觉了。他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达莎叫醒。她赶忙把衣服穿好，到餐厅里，库利切克扮鬼脸，在桌子周围乱转悠。

“喂，怎么样？”他急不可待地对达莎喊道，“您敢去冒险吗？忍受千辛万苦，做出巨大的牺牲吗？……”

“能。”达莎说。

“我这儿谁也信不着……刚刚获知不幸的消息。……得去莫斯科一趟。您去吗？”

达莎只是扬起眉毛，眨眨眼睛……库利切克蹦起来，把她按在桌旁坐下，自己也坐过去，膝盖碰着她，接着对她说，要去莫斯科找什么人，向彼得堡组织传达什么情况。他讲得热烈而缓慢，极力把这些话装给达莎的脑子。他让她讲一遍。她温顺地讲了一遍。

“太好了！您真聪明！您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他又蹦起来，用劲地搓手，“您的房子该怎么办呢？您可以给房管会说明一下，要去卢加一个星期。我再留八天，接着就交钥匙给主任……可以吗？”

由于急剧变化的情况，达莎被搞得蒙头转向。她惊奇地感到自己居然毫无抵抗，去什么地方都可行，干什么都可以……当库利切克提到房子时，达莎望了望枫木橱柜：“多难看的碗橱，和棺材一样……”禁不住想起了引诱她飞翔的蓝天里的燕子。于是她想到，离开这里，飞进广阔、疯狂的生活里，该多幸福……

“什么？住宅？”她说，“我也许不回来了。您看着办吧。”

一个大高个、长脸、耷拉胡的人在库利切克不在时来过。他殷勤地把达莎安排在一节硬席车厢上，车厢的玻璃都碎了。他把身子低下去，低沉地说：“不会忘记您的功劳的。”接着就走了。开车

前，火车跟前还有人跑着，爬进车窗。车厢变得更挤了。有人钻到座位底下，有人爬到行李架上，在那里就划着火柴，抽起叶子烟来。

火车缓慢地行走着，通过白茫茫的沼泽地，那里工厂的烟囱已经不再冒烟了，通过发了霉的池塘。在骄阳下，远处的普尔科沃山，那里，有被人们忘记的智慧和的天文学家，还有七十岁左右的格拉泽纳普，继续计算着宇宙星体的数目。一闪而过矮小的松苗、松林，别墅。一连几个站都没人上车——有武装人员在看守。尽管现在车厢里人声鼎沸，倒也平安无事。

达莎被两个前线的士兵挤得紧紧的。一个快活的脑袋在上铺，还不时参加谈话。

“喂，怎么样？”上铺的人问，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喂，你怎么办？”

在达莎对面，两个默默无语，心事重重的女人中间，有一个只有一只眼的干瘦的农民，胡子拉碴，头戴草帽。他脖子上用布带扎着，布衫是用口袋改的。一把木梳和一小段变色铅笔挂在腰间，一些不知什么纸揣在怀里。

达莎开始没注意他们的谈话。但是，那个一只眼的人看样子很有趣。慢慢地所有的人都把头转过来，车厢里一下子清静了许多。一个士兵确信地说：

“嗯，我知道了，一句话，您是个游击队，是马赫诺的手下。”

一只眼静了一会儿，暗暗地笑了笑：

“你们的消息真不少，老兄，但不是那么回事。”他用粗糙的手抹了抹胡子，把笑容抹掉，接着郑重地说，“他们都是富农组织。马赫诺……在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地区一带活动。他们每家都有五十亩的地。我们则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红色游击队……”

“嗯，那你们做什么呢？”那个快乐的脑袋问。

“我们在切尔尼戈夫地区活动，原来叫切尔尼戈夫省，还在涅任的北部地区。知道吗？我们是共产党。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德国人，还是阿塔曼的伪军，地主老爷，自己村里的富农，都是一样的

……从这里能够看得出，把我们等同于马赫诺分子是不对的。知道吗？”

“嗯，知道了，我们又不傻，继续讲吧。”

“下面是这样的……和德国人打完了这场仗，我们都没信心了。撤退到科舍列夫大森林，钻进深林中去，那里只有狼。休息了一阵子，周围村子里的来找我们，说没法过日子了，德国人要把这一带的游击队剿灭。还有伪军给德国人帮忙：他们每天都来村子里，一收到富农的告密，就抓起来打。我们的人听到这些，都给气疯了……都喘不过气来。恰好这时，另一支队伍也来了。我们在森林里汇合成大批人马，超过三百五十人。韦尔基耶夫被选做队长，戈尔塔是准尉。我们考虑向什么方向活动，于是决定监视杰斯纳河，因为德国人经常通过这里运军需物资。我们于是就出发了。选择好了地方，埋伏下来……”

“嘿，你们真可以！后来怎样？”上铺问道。

“后来轮船开过来了，‘给我站住！’前排有人命令。船长没有听，于是打了一排枪。自然轮船就靠岸了。我们马上上了甲板，布置了岗哨——检查他的证件。”

“应该按规矩办事！”那个士兵说。

“轮船上装的马套和鞍子。一个不能再老的人和一个年轻人押船。他们都是上校。并且，船上还有药品。我们正需要这些东西。我在甲板上检查证件时两个共产党走过来了，他们都姓彼得罗夫斯基，一个叫伊万，另一个叫彼得，都家在波罗江卡地区。立刻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了，便装做不认他俩。厉声问道：‘把证件拿出来……’彼得罗夫斯基交给我证件，有一个用烟卷纸写的字条在里面。‘皮亚夫卡同志，我和弟弟一块去俄国，请不要对我们客气，以免有人注意，周围可能有特务……’好吧……检查完了证件，把所有货物包括十五箱酒都卸下船来——酒可以壮壮我们伤员的身子。说句公道话，船上的医生真像一位英雄。他叫道：‘不能交出药品，这不合法，并且也不合国际公约。’我们很简单地答道：‘我们